

登 讲 台

革 命 故 事 集

D182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登 讲 台

革命故事集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石家庄

登讲台

革命故事集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编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山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10086·353 定价：0.31元

目 录

登讲台	王景林	(1)
常洪嫂	黄学通	(9)
大事当先	王景林	(19)
一往无前	徐将林	(29)
煤海激浪	刘宗祜	徐甲其(39)
新队长	康金贵	(49)
姐妹船	陈维斌	(57)
医疗站上好管家	贾大山	(65)
风雪红梅	赵瑞林	(73)
宏大爷进城	王敬学 李建峰	贾启森(82)
夺枪记	王振宗	(92)
情深如海	禾 田	(99)
爆炸军火	杨祥明	(109)
牛抵角	绍 星	(117)
红色广播站	王翠兰	(132)
红鲤鱼	刘常杰	(141)
高粱红了	飞 雁	(147)

登 讲 台

秦皇岛社员 王景林

长城脚下，有个城关口大队。这个大队有个石大爷，他身材高大，走起路来冬冬冬象擂鼓。虽说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可还是满脸红光，腰板直，体格壮，说起话来象洪钟，办个啥事都快当。别看石大爷是个粗手大脚的庄稼汉，要论看书学习还是个老积极呢！眼下他是大队的理论学习小组长。大伙都说：石大爷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石大爷解放前是扛大活的，根本没进过校门。解放后他才有了学习机会，在识字班毕了业。虽说识字不多，可是对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真是有股子钻劲儿。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还登台讲儒法斗争史呢！说起石大爷登讲台的故事，咱得从头讲起。

这天石大爷在区里开罢了批林批孔研究儒法斗争史的大会，回来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琢磨：我们这个地方，村西五里，立着万里长城；村东六里，趴着个孟姜女庙。儒法斗争的正反两方面材料是明摆着的。可是，各朝各代的儒家们，为搞倒退、硬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把历史给颠倒啦！这种尊儒反法的思想影响还很深哪！就说富裕中农贾修册吧，就因为念过几天“四书五经”，说起话来“之乎者

也”，大家送给他个外号叫假秀才。这个假秀才经常吹捧孟姜女，为这事，我和他不知掰扯了多少回啦。这回呀，毛主席亲自领导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贫下中农参加了研究儒法斗争史，一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石大爷正想得入神，忽然被一阵争论声打断。他抬头一看：啊，到庄头啦！要不是有人争论，说不定还会走过站呢！石大爷仔细一听，就听有人说：“假秀才，你说的跟石大爷讲的不一样。”石大爷顺着声音看去，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几个小青年正和那个干巴老头假秀才争论呢！他赶忙上前用大手一拍假秀才的肩膀：“我说假秀才，你可得好好的换换脑筋哪！”假秀才仰脸一看：嗬！石大爷来了。石大爷从解放后就钻文化，批林批孔以来，又钻理论。这一点，假秀才从心眼里不服气，他认为，一个庄稼人认识俩字就满不含糊，还学什么理论。这时，假秀才撇了撇嘴，冷冷地说：“换脑筋？怎么换哪？咱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秦王有功，姜女有过。”石大爷把手里那本书一拍打，说：“你念的四书五经里可没有今天这个理儿，可得好好学习学习这个。”假秀才一看，是《儒法斗争史》，就啊了一声，接着问：“学这个干嘛？”没等石大爷答话，石大爷的孙女石小玲，早气不过了，说：“我爷爷要研究儒法斗争史，要把过去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以后呀，不兴你瞎说八道！”石大爷瞥了石小玲一眼，说：“有话要好好说嘛！”假秀才一听说石大爷要研究历史，脑袋摇的象拨浪鼓似的，“哎哟！就凭你老石头这点文化水能研究历史？真新鲜！真新鲜！”一边摇头一边往他家大门退去。

石小玲和几个小青年要赶上去把假秀才拖回来，和他辩理。石大爷拦住说：“和他这样的人吵是吵不通的。”小玲气呼呼地说：“吵不通也要吵！”小玲的话音刚落，有个小青年说：“和假秀才这号人吵没用，反正他都快七十的人了，瞧那干瘪样，快见孔老二去了，去他的吧！”“啥？去他的吧？”石大爷严肃地说，“这可不对，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用历史事实说服他。”

“对，说得好！”身后响起了大队支书李永强的洪亮声音，“石大爷，我们就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思想武器，研究儒法斗争史，把过去被儒家和历代反动派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就给你个任务。”

“啥任务？你快说！”“支部决定让你写一份讲稿，给大伙说说万里长城和孟姜女庙的历史真相，把咱村的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听了李支书的话，石大爷两道粗眉抖动了几下，两眼看了看假秀才的门口，大拳头一挥，说：“这个任务我接啦！我这个扛锄杠的老石头，就是要研究儒法斗争史！”“对！我们劳动人民能创造历史，就能够研究好、讲好历史。石大爷，这是我给您带来的学习材料。另外，还给您找了个助手。”“助手？”“是呀！”“谁呀？”“石小玲！”“到！”“给你个任务！”“啥任务？”“给你爷爷当秘书，把这篇讲稿写出来！”“是！”

当天晚上，石大爷和孙女石小玲在屋里就一边研究一边写，可认真啦。

石大娘也闲不住，一边坐在门口纳鞋底，一边给这爷俩站岗。为啥？她怕在院里学打仗的那两个小孙子跑到屋里捣

乱哪！屋里头挺安静，只有哗哗地翻书声和沙沙地写字声。突然小玲大声争起什么来，石大娘扶着门框往里看，只见小玲拿着本子正问爷爷：“看您写的，秦始皇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当时是进步的，对我国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封建帝王哪能这样说呀！”石大爷说：“关于这个问题咱们看看列宁是咋说的。”小玲顺着爷爷用红笔划的地方，一字一板地念了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玲子，我们看待秦始皇要把他提到两千多年前那个时候的历史范围之内。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刚夺取了政权，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秦始皇是主张革新前进的。”“啊！我明白了，在当时来讲，秦始皇是进步的。我呀，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历史。”“哎，对喽！”扶着门框观战的石大娘，听了这爷俩的对话，心里想：这个老头子，还真有两下子！就这样，爷俩一会儿研究，一会儿写，不知不觉十点钟了。院子里学打仗的两个小孙子，早已钻被窝了。石大娘撤了岗哨，进了屋，把手中的鞋底往桌子上一搁，说：“喂，十点多了，你们爷俩也该歇着啦！”爷俩正写得有劲，连头也没抬。“看看，你们爷俩的眼睛都长到纸上了，入迷啦！”“奶奶，您一个劲地唠叨啥？”“唠叨啥？干一天活挺乏的，得歇着啦！”石大爷放下手中的笔，认真地对老伴说：“小玲奶呀，你光关心我们歇乏不行，你得关心批林批孔这个大事，支持我们爷俩才中啊！”“谁说没支持，我这岗不是才撤吗？”“你不能光站岗，得一块参加战斗。”“谁说不是，明天我们妇女开批判会，我还要发言批

判呢！”“好，那我问你，秦始皇是啥人？修姜女庙是为啥？”“这些日子你不是常叨叨嘛！秦始皇在那个时候是进步的，孟姜女是那些搞复辟倒退的家伙们瞎编的。”“对！往下说！”“林彪咒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孔老二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要把我们拉向旧社会，我们决不答应！”“你光知道这些还不够，来，今晚上我先给你讲讲。”“那敢情好！”石大爷拿着讲稿，可就认真讲起来啦，从秦始皇讲到万里长城，从万里长城又讲到孟姜女的来历，又批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开倒车搞复辟的罪行。讲得有条有理，好懂好记。石大爷越讲越有劲，石大娘边听边点头，小玲越听越为爷爷暗暗叫好。石大爷就这样讲了第一课。

几天来，石大爷白天一边耪地，一边和社员们唠唠。有时和理论小组的同志们商量，有空跟支书谈谈，到夜里和小孙女又学又写。有时也叫石大娘参加议论，每天都忙到半夜以后，终于写出了一份评说“万里长城与孟姜女庙”的讲稿。

这天晚上，石大爷就要上台讲课了。他心情激动，早早吃过晚饭，刮过胡子，换上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大手握着讲稿，精神抖擞，迈着大步，直奔学校走来。石大爷刚走到十字路口，看见几个人在老槐树下围着一个人在争论什么，仔细一听，当中说话的人好象是假秀才，就放慢了脚步，向老槐树下走去，人们围着的正是假秀才。这天晚上在等开会时，人们议论起秦始皇修长城和孟姜女的事，这位假秀才可就开了腔：“自古以来，都是说：‘秦王无道，姜女有德’

呀！”社员们立刻反驳他：“不，秦始皇当时是进步的，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孟姜女的故事是儒家们给秦始皇栽的赃！”“哪里，哪里，我读过书，秦王修长城，孟姜女哭长城……”假秀才还要往下说，只听身后有人大喊一声：“你说的不对！”假秀才一惊，回头仰脸一看，说话的正是石大爷。石大爷一只大脚蹬在大青石上，两道粗眉一扬，两眼直闪光芒，“你说，秦始皇是啥人？他为啥修长城？这个孟姜女又是哪朝哪代的人？”这位假秀才平时背个“之乎者也”还倒可以，一动真格的，可就知之甚少了。他只是晃着脑袋说：“秦王无道，姜女有德。”石大爷把手里的讲稿一挥，说：“你说的完全不对！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他重用法家，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在历史上做出了贡献。秦始皇为了抗御当时我国北部地区匈奴奴隶主的侵扰，修了万里长城，这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那，那，那他把姜女的丈夫杞良给活活累死啦！”“不对。那个杞良是春秋战国时代齐国人，他在攻打莒国时战死了。他的妻子到城前去哭他，这才是历史上齐女哭城的事。可这件事，是在秦始皇执政二百多年以前，根本和秦始皇对不上号。”“那，那，那可有姜女庙呢，庙上还有各代名人题词为证呢！”“我问你，这庙是啥人修？这词又是啥人题？”“你说呢？”“我说，这庙修于唐朝，原叫贞女祠，这修庙的也正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这些题词的人，不是那些开倒车的帝王们，就是那些卖国贼汉奸，要不就是颠倒黑白的儒家们。你会记得，大汉奸姜鹏飞不是也到姜女庙给孟姜女树碑立传吗？这伙人用孟姜女的故事，攻击秦始皇的革新思想和爱国主义，

好为他们投敌卖国找借口。林彪这个卖国贼，不是也跑到庙前，装模作样，胡诌一通，拼命攻击秦始皇吗？他们攻击的仅仅是秦始皇吗？不！他们攻击的是革命，是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什么人爱什么阶级，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石大爷越说越有劲，不用说在场的群众受教育，就连假秀才都听着没话说了。他万万没想到，这粗手大脚的庄稼汉老石头竟有这么多学问。石大爷看了看假秀才，缓口气说：“你呀，别总用老眼光看事物啦，应该好好换换脑筋。这会儿再看看万里长城，就应该知道，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也是秦始皇的千古丰碑；瞅瞅孟姜女庙，就应该认识到，这是儒家们开倒车诋毁秦始皇的罪证。我们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你呀，也应该投入这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来。”假秀才连声说：“好，好，我算服了，我算服了。”这时，突然从人群中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讲得好！”石大爷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党支部书记李永强。

原来，李支书和社员们去开会，路过这里，看到石大爷正和假秀才论战，就都围拢过来，已经听了老半天了。一听石大爷讲的有条有理，说服了假秀才，不由得叫起好来。李支书走出人群，登上大青石上，站在石大爷身旁，对大伙说：“同志们！刚才石大爷说的这些呀，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都要学习石大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敢攀登理论山的革命精神，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分析问题，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今晚上开群众

大会，石大爷还要登台细讲。走吧，咱们到会场去吧！”社员们欢腾起来：“走啊！听石大爷讲儒法斗争史去呀！”石大爷精神焕发，他同李支书走在前头，大伙一齐涌向会场。这正是：

石大爷心红意志坚，

认真读书肯钻研。

批林批孔打头阵，

决心攀登理论山！

常 洪 嫂

大城县 黄学通

新时代，新事多，哪队都有几大车。最近我们生产队又出了件新鲜事，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常洪嫂当上了理论辅导员。你们觉得有意思，听我从头往下说。

我们公社为了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战斗号召，要为大队培训一批理论辅导员。公社的通知一下来，我们生产队当晚就召开社员大会，推选理论辅导员。

有人提议让常洪嫂当理论辅导员，社员们齐声赞同。

“我不同意！”忽然出人意外冒出了这么一声。

大伙顺着声音望去，说话的原来是生产队副队长，常洪嫂的丈夫赵田。老队长问赵田：“你为啥不同意？说说你的意见。”赵田说：“她不是那个材料。要说让她领着大伙种地搞试验，帮大伙跑跑腿还差不离，搞文的她可不行。”

基干民兵张小虎腾的站起来，大声说：“赵田哥，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早想过八百遍了，常洪嫂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批林批孔运动中冲锋陷阵，在革命大风浪里戳得住，顶过歪风，斗过恶浪，学习和工作热心，大伙拥护，她担任辅导员最合适。你不同意，把理由摆到桌面上

来！”大伙齐声说：“对，不同意得说出个道道来！”赵田是个火爆性子，眼下他却很沉静，勉强笑了笑说：“当理论辅导员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你们还不知道常洪的底细？她只有小学三年的文化程度，文件中的名词她自己都闹不懂，拿着问这个，问那个，怎么去辅导别人呢？说实在的，我是耽心她这嫩竹扁担——挑不起这副重担。我看咱们还是另选别人。”赵田的话刚住口，女民兵排长学英就连珠炮似的向他开了火：“赵田哥，我看你‘上智下愚’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我们大老粗就不能学理论当辅导员批判林彪孔老二？问这个，问那个，不学就会？天下没有生而知之的，我相信，有党支部撑腰，凭常洪嫂那股刻苦钻研劲，就没有攻不下的难关！”对于学英的连发炮，赵田真有点受不了，可他也说不出别的理儿，只是气呼呼地嚷道：“她肚里有多少墨水，我还不清楚？不信你们问问她自己，敢接这副担子吗？”随着赵田的话音，大伙的目光一齐转向常洪嫂，几十双眼睛眨也不眨的望着她表态。在明亮的电灯下，只见常洪嫂上身穿一件花格袄，下身穿条蓝布裤，齐耳短发显得分外精神；俊秀的长脸盘由于激动透出了红晕。她挺着胸脯，健步走到毛主席像前，两只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激动地说：“咱贫下中农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当理论辅导员，对我是个新工作，只要是革命的需要，有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能克服，有党支部的领导，有大家的帮助，这副担子我一定担起来！”“哗哗哗”一阵热烈掌声，会场上欢声笑语，立刻沸腾起来。你看学英、小虎他们几个小青年，高兴地站起来使劲地拍巴掌。可是赵田却象被蝎子蛰了

一下似的，“噌”地站起来，嘴张了张没有说出半句话，就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巴哒巴哒地抽起烟来。

常洪嫂今年三十三、四岁，是文化大革命中带领妇女起来造反的革命闯将，现任生产队委员会委员、科技组的组长。自从她当上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劲头更足啦！批林批孔斗争中，在几次批判大会上，她联系本大队的巨大变化，联系阶级斗争现实，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使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一致通过，理论辅导小组由常洪嫂、学英、小虎三人组成，常洪嫂为组长。老队长把他们三个辅导员叫到一起，先鼓励了一番，然后又征求赵田的意见。赵田看到社员们都同意，勉强地说：“大家都同意就试试看吧！不过……哼！”说完他使劲把烟斗朝板凳上撞了撞，站起来斜着眼看了看常洪嫂，意思是说：“不栽几回跟头你是不认输的，走着瞧吧！”一转身就走啦！

第二天，常洪嫂代表理论小组，参加了公社举办的骨干理论辅导员学习班。

傍晚，赵田下地回来，见常洪嫂坐在小板凳上，用心地整理今天在公社理论学习班上的笔记，见他进来头也没抬，继续一字一句的学习着。赵田放下工具，进到屋里，忽然他发现小华不在家，忙问：“小华哪去啦？”常洪嫂站起来边拾掇饭菜边说：“上午我去公社学习，顺便把他送到姥姥家去啦！”赵田感到莫名其妙，眨巴着眼睛问：“怎么前天才回来，又送到姥姥家去？”“他在家闹的我学习生产都不安

心。再说，以后理论小组晚上得辅导社员学习，你也没时间，他在家不方便。”赵田听了没好气地说：“我说你干不了这个差事，非充硬汉子不可。不行的话干脆辞职。晚上我跟老队长说说，让大家另选别人算啦！”“为什么辞职？”

“你还没有辅导社员学习，就把吃奶的劲用上啦，嫌孩子碍手送出去；你想科技组的春播、麦管、苗圃育秧、良种试验，那么多活，再加上理论辅导，恐怕你连饭也做不成。”

常洪嫂笑了笑说：“我做不成你来做嘛！”赵田气呼呼地说：“什么，让我给你做饭？你这辅导员不干了，我也不能做饭。”常洪嫂越听越有气，反驳道：“你这是什么话？照你这么说，只有我们妇女做饭才是理所当然啦？这事啊，咱也得和传统的陈腐观念作斗争！”常洪嫂这铿锵有力的话，问的赵田张口结舌，无话可答。他吭哧了半天才说：“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你一没文化，二不懂历史，咋辅导别人？你成天地学理论，搞辅导，这试验田还搞不搞？今天就有的社员在地里说：‘选常洪当理论辅导员，存心是让社员白熬干眼，不如养足精神多干点活。’”常洪嫂听到这儿心头一震，立刻觉察到这是从阴沟里吹来的冷风。她沉着而又坚定地说：“我耽心的是，咱们干部学习不好，怎么带动群众学习好？怎么能发挥贫下中农批林批孔主力军的战斗作用？又怎么能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呢？”

赵田抢过话头说：“这些大道理我懂，我是替你耽心……”“什么！你懂就应该积极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对于别人的冷言冷语，就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掂量掂量，看他们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你是队干部，不但不支持，却

在一边指手划脚的吹冷风。你想，这是不是等于帮敌人的忙？”赵田听到这儿，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大声嚷道：“什么？我赵田行的正直的直，我能去帮敌人的忙？你这纯粹是乱扣帽子。”常洪嫂严肃地说：“你要冷静地想一想，现在一些阶级敌人，对我们建立三结合的理论队伍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散布什么‘大老粗搞不了理论’的鬼话，就是怕咱们贫下中农掌握革命理论。因此，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积极带领群众攀登理论高峰，把这场伟大的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可是……”常洪嫂说到这里，只听啪的一声，门开了。张小虎一步闯了进来。劈头就说：“赵田哥，我给你提个意见！”赵田心想，今天理论小组的人，存心跟我过不去，和你们组长的战斗没结束，又杀出个猛张飞来。他往凳子上端端正正地一坐，瓮声瓮气地说：“说吧！我赵田不怕提意见”。小虎说：“今天深翻丰产方，你分片包干的方法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有的人光图快，不顾质量，半后晌就完成定额回家干自己的活，照这样下去，咱五十亩丰产方非拉稀不可！”赵田一听气的把筷子一扔，饭碗一推，猛地站起来说：“走！马上敲钟集合，开会克！”说完迈步就走。常洪嫂知道赵田的火药性子，不会耐心做人的思想工作，忙说：“对社员应该进行思想教育！”赵田扭回头说：“这不是你们理论学习小组，没你的事！”说着和小虎出了大门。甭看赵田性子火爆，可也粗中有细，他气冲冲地走着，细一琢磨，开会把社员克一通，也不是办法，这事得和老队长商量商量。他来到生产队办公室，见老队长没来，